

大小仲马选集

565.44
4024

●[法]大仲马/著 ●王振孙/韩沪麟/译

ZHONGMA KUAN JI 王后的 项链





大小仲马选集

DAXIAO ZHONGMA XUANJI

王后的项链

● | 法 | 大仲马 / 著
● 王振孙 / 韩沪麟 / 译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 005 号

书 名:王后的项链
作 者:(法)大仲马 王振孙 韩沪麟译
出 版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5 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印刷十二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9.25
字 数:46 万
版 次:199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18.50 元(精)
ISBN7—80579—529—0/I · 437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大仲马是法国著名的小说家，尤以写历史小说见长。本书是其历史小说中颇有代表性的一部，描写的是发生在路易十六宫廷中一件有名的丑闻——项链事件。亨利二世的一个落魄失意的后裔拉莫特夫人，为得到一串价值连城的钻石项链，利用罗昂主教对王后的痴情，设下骗局，几乎使王后身败名裂，最后真相大白，拉莫特夫人打上烙印后锒铛入狱。本书情节曲折，场面惊险，是法国大革命前夕于风雨飘摇中的路易十六王朝的真实写照。

10·6·9

18

4-121 周艳君 1

作 者 前 言

首先,请允许我们就我们刚写下的这本书的题目本身,向读者作一个简要的说明。我们已经交谈了20年了,以下所述非但不会削弱我们的老交情,相反会增强它,这也是我所希望的。

自从我们上次交谈的最后几句话到现在,中间已经发生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我早在1832年^①就预告它即将到来,并也已指出了引起这场革命的原因;我紧跟着革命的进程,并且一直把它描写到完成之日;不仅如此——16年前,我已经预言了8个月前我所做的事情了。

请允许我在这里转抄我写的《高卢和法国》一书中富有预见性的跋中的最后几行:

“这里就是现政府将要沉没进去的深渊。我们在它行进的道路上所点燃的灯塔将只能照明它的最后的倾覆;因为,即使这个政府想掉头转向,现在也只得徒唤奈何了:卷着它走的水流太湍急了,吹着它向前的风太猛烈了。只是在它沉没之际,人的本能的眷

① 见《高卢和法国》一书的跋。

恋之情毕竟将战胜公民的淡泊冷漠，一个声音将会响起，叫道：让王朝覆灭吧，但愿上帝拯救国王。”

“这个声音将是我自己的声音。”

我的预言难道没得到证实吗？在法国封建王朝覆灭之时，向庄严的老友^① 告别的唯一的声音，难道还不够响亮，足以使人们听得清清楚楚吗？

因此，我们所预见和宣称即将到来的革命并未使我们措手不及。我们就像对待命中注定必将到来的事情那样向它致意；我们并未希望它会比预期的好些，我们担心的倒是它还要坏些。20年来我们仔细研究了各国人民的过去，我们知道这些革命意味着什么。

我们将不会谈及从事革命的人和从革命中捞取好处的人。任何风暴都会把水搅浑。任何地震都会把地底翻上地面。然后，根据平衡的自然规律，每个分子又将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上。大地又坚实了，水又纯洁了，倏忽间混沌的天空又在永恒的湖水上映出它那金黄色的星星。

2月24日^② 以后，我们的读者将会发现我们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只是额上多了一道皱纹，心中多了一道创伤，这就是刚刚过去的可怕的8个月中间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全部变化。

我们过去所爱的那些人，我们仍然爱着他们；我们过去所怕的那些人，我们不再怕他们了；我们过去所蔑视的那些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蔑视他们。

因此，在我们的身上也罢，在我们的作品里也罢，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也许在我们的著作里如同在我们的身上一样，多了一道皱

① 指王朝。

② 指1848年2月24日的二月革命，即法国推翻七月王朝，建立第二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纹，多了一道创伤，仅此而已。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大约写了四百部著作。我们上溯几个世纪，追忆着众多的人物，在著作出版之日，他们会因重见天日而眼花缭乱。

好吧！我们恳求所有这些亡灵来评评，我们是否对他们的千秋功罪妄下雌黄：对国王们、显贵们和人民大众，我们总是根据事实说话，或是根据我们所认为的事实说话；假如死人像生者一样提出抗议，那末就如我们从未对生者收回任何一句话一样，我们也不会对死者收回任何一句话。

对某些人来说，任何不幸都是神圣的，任何失败都是值得尊敬的；不管是失去生命还是失去王位，在打开的墓穴前，在粉碎的王冠前，他们躬身致敬时，总是抱着一片虔诚之心。

当我们在本书扉页上首写下本书书名的时候，可以说，这并不是我们一时的任性之作，而是因为这个书名出现的时辰到了，这回该用到它了；岁月无情：1774年^①之后，接踵而来的该是1784年^②；《约瑟夫·巴尔萨摩》^③之后，《王后的项链》应运而生。

但是，那些极其敏感的、顾虑重重的人尽可放心，既然历史学家今日可以畅所欲言，他们就是诗人的检查员。王后^④作为女性，我们决不敢对她妄加猜测；王后作为殉道者，我们决不敢在她身上捕风捉影。人类的懦弱，王室的骄横……我们什么都要描绘，这点是千真万确的；但，我们就如善于摄取事物光明面的理想主义的画家；也正如那些艺术家，当他们在所钟爱的情妇身上，又找到了圣母的形象时，便以天使的名义进行描绘；我们将忧郁地、公正地、庄

① 《约瑟夫·巴尔萨摩》的故事写到1774年路易十五驾崩为止。

② 《王后的项链》写的是1784年以后的故事。

③ 大仲马在《王后的项链》之前完成的一部小说。

④ 指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

严地在下流的破坏人名誉的小册子和阿谀逢迎的歌功颂德声之间，遵循着诗歌的富于想象的道路去作描绘。被刽子手把她的面如土色的头倾向人民示众的女人^①，当然就不必在后世害臊，这是天经地义的。

大仲马

1848 · 11 · 29

① 指后来上断头台的玛丽—安托瓦内特。

目 录

作者前言.....	(1)
1 两个陌生女人	(1)
2 一个住家	(9)
3 雅纳·德·拉莫特·德·瓦卢亚.....	(16)
4 贝吕斯.....	(25)
5 在去凡尔赛的路上.....	(30)
6 命 令.....	(39)
7 王后的囚室.....	(50)
8 王后的小起身.....	(60)
9 瑞士人池塘.....	(70)
10 嫂使者	(76)
11 “絮夫朗”号	(80)
12 夏尔尼先生	(88)
13 王后的一百个金路易	(94)
14 芬格雷老板	(98)
15 罗昂红衣主教	(105)
16 麦斯麦和圣马丁	(116)
17 小木桶	(122)
18 奥利瓦小姐	(132)
19 博西尔先生	(139)

20	金路易.....	(143)
21	藏花楼.....	(148)
22	歌剧院简介.....	(157)
23	歌剧院舞会.....	(161)
24	萨 芙.....	(178)
25	博西尔先生的学会.....	(182)
26	大 使.....	(193)
27	鲍埃梅先生和鲍桑热先生.....	(199)
28	在大使馆里.....	(204)
29	交 易.....	(211)
30	办报人的家.....	(217)
31	两个朋友是怎样变成敌人的.....	(226)
32	新圣吉尔街上的房子.....	(233)
33	塔韦尔奈家里的头.....	(241)
34	普罗旺斯先生的四行诗.....	(247)
35	朗巴尔亲王夫人.....	(254)
36	在王后的房间里.....	(260)
37	一个不在场的证据.....	(268)
38	克罗斯纳先生.....	(275)
39	诱惑者.....	(280)
40	两个被看作是一对情人的野心家.....	(285)
41	真相初露.....	(290)
42	迪科尔诺先生一无所知.....	(298)
43	幻想和现实.....	(306)
44	奥利瓦开始考虑别人在打她什么主意.....	(311)
45	空 屋.....	(314)
46	保护人雅纳.....	(319)

47	被保护的人雅纳	(324)
48	王后的钱包	(331)
49	路易医生出场	(335)
50	<i>Aegri somnia</i>	(340)
51	心理分析比生理解剖更难	(345)
52	谵语	(351)
53	康复	(356)
54	两颗淌血的心	(361)
55	一位财政大臣	(366)
56	重现的幻想——失去的秘密	(369)
57	债务人和债权人	(375)
58	家务帐	(379)
59	玛丽-安托瓦内特不愧为王后 雅纳·德·拉莫特毕竟是女人	(383)
60	鲍埃梅的收据和王后的借据	(389)
61	女囚徒	(397)
62	观察室	(402)
63	两位女邻居	(407)
64	约会	(413)
65	王后的手	(418)
66	女人和王后	(423)
67	女人和魔鬼	(430)
68	夜晚	(434)
69	告辞	(440)
70	红衣主教的嫉妒	(445)
71	逃跑	(453)
72	信和收据	(459)

73	罗昂亲王家的一幕.....	(463)
74	剑术和外交.....	(468)
75	世家子弟、红衣主教和王后	(473)
76	说明真相.....	(478)
77	逮 捕.....	(483)
78	讯问笔录.....	(489)
79	最后的指控.....	(494)
80	求 婚.....	(498)
81	圣德尼修道院.....	(503)
82	一颗死去的心.....	(507)
83	男爵为何发福.....	(512)
84	父亲和未婚妻.....	(517)
85	龙去蛇来.....	(522)
86	博西尔捕野兔子 不知克罗斯纳先生的密探在后.....	(527)
87	一对年轻的情侣被送进了牢笼.....	(532)
88	王后的图书室.....	(537)
89	警察总监的办公室.....	(542)
90	审 讯.....	(549)
91	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555)
92	小博西尔的洗礼.....	(560)
93	被告坐的小凳子.....	(566)
94	一道铁栅栏和一个神父.....	(571)
95	宣 判.....	(576)
96	刑 场.....	(581)
97	婚 礼.....	(594)
	译后记.....	(602)

■ 两个陌生女人

1784年的冬天像一个妖魔似地吞噬了法兰西六分之一的土地，尽管它在每家每户的大门口咆哮，但在黎塞留^①公爵先生的家里，在他这间紧闭着的、温暖如春的、香气四溢的餐厅里，我们却看不到这些。

最近四个月以来，久旱无雨的天空把乡村里不幸的人们赶到了城里，就如通常严冬把森林里的狼赶进了乡村里一样。

不再有面包了，不再有木柴了。

对那些忍受寒冷的人们来说，不再有面包了，不再有木柴烘烤面包了。

国王^②把库里所有的钱都用来作施舍之用，他在入市税中提取了三百万，再用这笔钱去赈济不幸的人们，并声称，再紧急的开支也得让步，没有比解

① 黎塞留(1696—1788)，1748年封为法国元帅，系路易十三时期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侄孙。私生活放荡。在路易十四以及路易十五时期曾起过重要作用。

② 指路易十六(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路易十五之孙。1765年立为王储。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企图镇压未果，1791年6月出逃，至发棱被人民发现被押回巴黎，于1793年1月上断头台。

决饥寒问题更为紧急的事情了。

王后^①在她的份上，也拿出了五百路易的私房钱。政府把修道院、医院、公共建筑物改成了难民所；皇家的宫邸已经做出了榜样，按照各家主人的命令，每座宅邸的车马大门都向穷人开放，以便让他们进入宅邸的大院，围火取暖。

政府希望这样能缓和一下局面。

但是，老天铁面无情！每天晚上，天穹上铺展开一层古铜色的帷幕，星星衬出冷峻无情的光，像死神提着风灯；正午的太阳一度把白雪溶化了，而夜间的霜冻又把银光闪闪的湖面冻结了。

白天，成千名工人，手上拿着十字镐和铁铲，沿着房屋，把雪和冰集中起来，这样，在大部分已经显得过分狭窄的大街上，又筑起了两排厚厚的、潮湿的围墙，占去了一半路面。沉重的四轮马车，车轮打着滑，被晃晃荡荡的、不断摔跤的马拖着，驱赶着在冰墙上的行人，这些行人要冒跌倒、撞着马车和冰墙倒塌的三重危险。

积雪和冰块越来越多，要不了多久，沿街的铺子都被遮没了，道路被堵塞了，人力和车辆都显得不够了，最终人们只能停止铲雪，听之任之了。

衰竭的巴黎认输了，任凭严冬肆发淫威。12月、1月、2月、3月就这样过去了；有过几次解冻，为时两三天，把缺乏下水道和斜坡的巴黎变成了一片汪洋泽国。

碰上这个季节，一些街道只有靠游泳才通得过。马匹会掉进水里被淹死。四轮马车不敢再涉足此地，甚至不敢在上面慢步行进；长此以往，马车都要改成小船了。

①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原为奥地利公主，德皇弗朗索瓦一世和皇后玛丽一戴莱丝的女儿，1770年嫁与路易十六，因生性好挥霍，行事轻率，反对改革而使人民不满。她因曾建议路易十六镇压革命，并被控里通外国，最后被判死刑，上了断头台。

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国王召集了他的大臣开会。在会上，他宣布让一些人从巴黎迁出去，也就是说，请那些对住处有绝对保障的教区的主教们、神甫们、教士们回到他们各自的外省去；还有那些把巴黎作为他们办公地点的外省省长、总督；最后是请法官们离开，这些人如让他们坐在饰有百合花的安乐椅上，他们宁愿去歌剧院，参加社交活动。

归根结底，所有这些人的的确在他们那豪华的府邸里消耗了太多木材，在他们那巨大的厨房里消耗了过多的粮食。

还有那些在外省占有大量土地的大老爷，也希望他们回到自己的府邸去。但警察总监勒努瓦先生向国王指出，所有这些人并没有犯罪，总不能在一天之内强迫他们离开巴黎；因此，这些人行动迟缓，一方面由于一肚子的不高兴，另一方面道路难走也是实情；这样看来，在这个措施取得成果以前，解冻季节就要来临，到时候，诸多的不便将会纷至沓来。

最后阶段情况的糟糕简直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因为已经有些威力的太阳，时隐时现，却带来了呼啸的北风，冰天雪地的夜间变得更加严酷无情；塞纳河里大片大片的冰块溶化成水，所经之处，泛滥成灾；然而，4月上旬，我们所说到的春寒又一次袭来，林荫大道上、码头上又铺了一层美丽的白雪，矫健的马再一次拖着雪橇重新出现，使码头和林荫大道面目一新。在大街上，快速的华丽的四轮马车和双轮轻便马车变成了行人的劫难，他们听不见车子到来，但又由于雪墙的阻碍，欲避不能，其结果，常常是躲闪不及，就倒在车轮下面了。

不几天，巴黎市面上，受伤的、濒死的人不知其数。这儿，有人在冰上摔断了一条腿，那儿，一辆疾驰而来的双轮轻便马车无法在冰面上立即刹住，一个车辕穿进了一个的胸膛。于是，警察署又采取措施使那些逃过寒冷、饥饿、水灾的人免得去做车下之鬼，让

撞倒穷人的富人付罚金。这个时代，是贵族的天下，在驾马的形式上，也有贵族的等级之分：血统的亲王可以横冲直闯，连招呼也不打一个！公爵和身份相仿的人，贵族和歌剧院的女演员可以策马疾驰；一个企业主和银行家可以中速行驶；至于小业主，则可像去打猎那样，自己驾驶双轮马车，当他钩住或撞翻一个不幸的人的时候，让站在背后的马车夫喊一声“当心”！

然而，就在黎塞留先生在凡尔赛举行家宴以后的八天，在我们刚才介绍的背景下，有一天，气温很低，阳光明媚，人们看见有四辆华丽的雪橇驶进巴黎，在王后大道和从爱丽舍田园大街到林荫大道交叉点的坚硬的冰地上滑行。在巴黎之外，行人稀少，冰可以长时间地保持它的纯白无瑕。但在巴黎，却正好相反，每小时有十万只脚在上面践踏，使冬日华美的大衣很快就黯然失色了。

雪橇在干硬的公路上滑行了一阵之后，起先停在林荫大道上，也就是说，在污泥替代了雪的那一段路上停了下来。事实也确是如此，因为白天的阳光驱散了寒气，解冻开始了一段时间；我们说一段时间，因为纯净的空气，一到夜晚，就招来了凛冽的北风，冻坏了4月初生的树叶和花朵。

在前头行驶的雪橇里，有两个穿着棕色呢料宽袖长外套的男人，外套上有着双层领子；这两人穿着上唯一的区别，是一个人的钮扣和胸前扣袢^①是金子做的，而另一个人的胸前扣袢是丝绸做的，而钮扣和扣袢的质料相仿。

这两个男人被一匹喘着粗气的黑马拖曳着，走在第二辆雪橇的前面，并不时地向那辆粗橇投上几眼，似乎在监视着它。

在第二辆雪橇上，两个女人严严实实地裹着皮大衣，谁也看不清她们的脸孔；假如不是从她们那高耸的发髻上戴着一顶晃动着

① 军人胸前的一种肋形胸饰。

羽毛的小帽上认出她们是女人的话，甚至可以说，要分清她们的性别也实非易事。

她俩之间身材较高、更为威严的一个，把一块绣花的上等细麻布手绢紧捂住嘴，昂直着头，任凭寒风扑打着急驶的雪橇。圣克洛瓦一昂坦教堂刚敲五点，夜幕随着寒冷开始从巴黎的上空降临。

正在这时，这一行人驶近了圣一德尼门。

雪橇上的那位在嘴上捂着手帕的妇人，向与她们的雪橇保持一段距离的、走在前面的两个男人做了一下手势，同时加快了黑马的步伐。然后，同一个妇人向后面的人做了一个手势。后卫是由另外两辆雪橇组成的，每一辆由一个不穿号衣的马夫驾驭。这两个马夫理解了主子的意思，顺从地朝圣德尼街一直驶去，沉没在黑夜的深处。

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两个男人坐的这辆雪橇把两个女人坐的那辆雪橇甩在后面，最后消失在积聚在巨大的巴士底狱周围的暮霭之中了。

第二辆雪橇，到达了梅尼尔蒙唐大街后，停下了；这一带行人稀少，夜晚把他们都赶跑了；此外，在这个远郊区，入冬以来，缺吃少穿，三四千个行迹可疑的乞丐也慢慢地沦为小偷，市民们不带风灯和随从，轻易也不到这儿来。

我们已经向读者介绍过的那位妇人，用手指碰了碰驾雪橇的车夫的肩膀，似乎在下命令。

雪橇停下了。

“韦贝尔，”她说：“您需用多少时间才能把双轮马车驾到您所知道的那个地方来？”

“夫人要乘马车吗？”车夫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问。

“是的，我过一会儿从小巷回来找车灯就行了。不过，小巷子比大道还要泥泞，坐雪橇很不方便，还有，我着了一点凉了。您也一